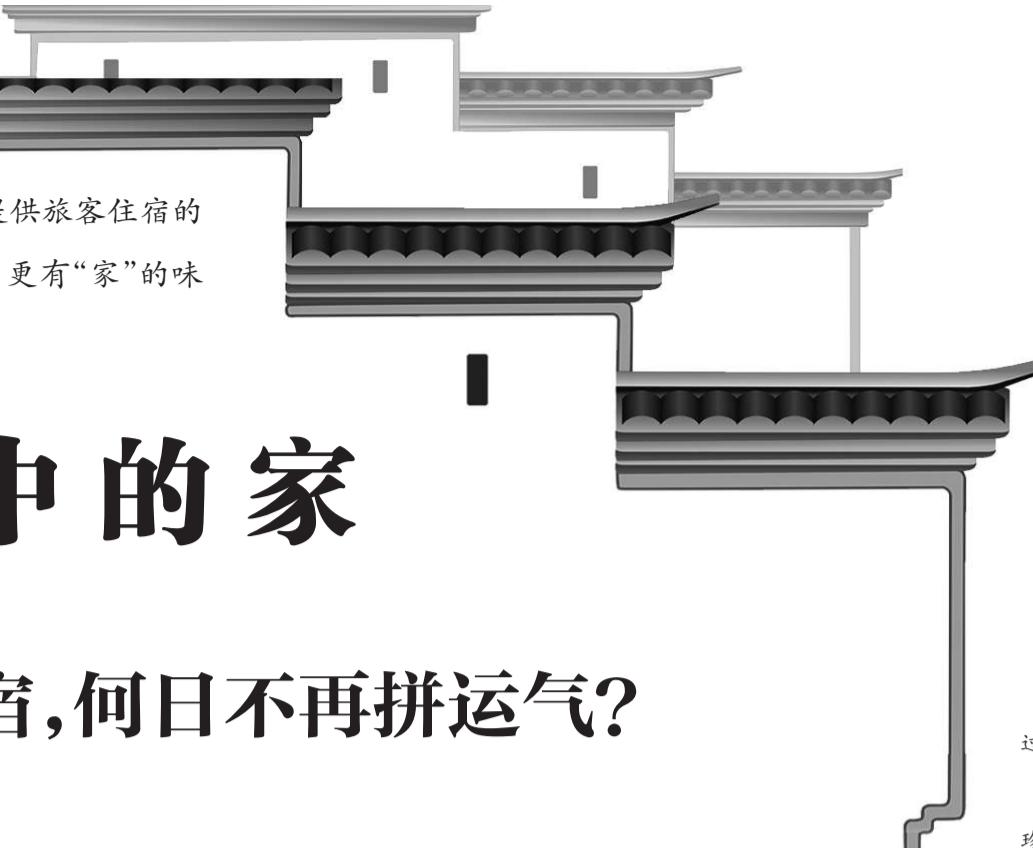


民宿，原指利用自住住宅或闲置房屋，以副业方式经营，提供旅客住宿的场所，因其能够让旅客最大程度体验旅行目的地的风土人情，更有“家”的味道，是目前旅游住宿行业最火热的形式



# 民宿，旅途中的家

## 麻麻花之夜

□ 陈颐

乡村农舍的外观，星级主题  
酒店的内里，麻麻花的民宿和别  
处不一样

从京郊野三坡风景区沿着拒马河畔，一路向东行驶，辗转乡村公路千余米，我和朋友们来到了一个淳朴宁静的山村，南峪。

距离京城130公里的涞水县南峪村坐落在太行山脚下。绿树掩映下的山坡上，散落着就地取材的院落，民宿的外观仍旧保存着南峪村原始的乡村风格。

家家户户外墙使用的都是山里的石头，每一个院子都有一个名字，我住的7号院名曰子衿，来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从这里可以眺望远山，心旷神怡。

乡村民宿不就是我们过去住过的农家乐吗？然而，令人惊喜的是，当我走进房间，眼前顿时一亮；这里没有农舍以往给人留下的脏乱差印象，而是通过专业设计团队的整合与设计，将农家小院变成了舒适、简约、高端的都市人群休闲娱乐目的地。“这是如今流行的轻奢风格。”预订房间的朋友说。

七号院悠长的走廊上，分布着四间套房。房间里的设计传达出极简的生活格调，室内一改农村常见的色调，宽大的玻璃窗视线一览无余，高档舒适的卫生间洗漱设备一应俱全，卧室里1.8米宽的实木大床上铺好棉麻材质的床上用品，客厅温暖的实木家具和洁白的墙壁，形成了一幅明亮色彩油画。室外，宽阔的院落，掩映着竹林的稀疏倒影，散发着阵阵香气的薄荷草在其间自由生长。

每个院子里都配有管家，我这边的女管家姓隗。隗大嫂不仅做得一手地道的北方农家菜，让我们品尝到本地种植的各种蔬菜。她还很爽快健谈，让我想起小说《金光大道》里的那位嫂子。隗大嫂说，全村636口人。几年前，村里还没有建麻麻花的山坡乡村民宿，121个贫困户年均收入3500多元，主要靠种地和养羊。

当时，村里的许多年轻人离开村庄，到城里打工，妇女则到城里当清洁工或保姆，只留下老人和孩子留守。南峪村党支部书记段春亭一边带领村民做木材生意赚些钱，一边到处寻找合作项目。

2014年，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引导下，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三星启动了“三星分享村庄”的建设，将南峪村确定为项目实施村，请进中央美院对南峪村进行村庄整体规划。村里成立了专门的农宅旅游合作社，找到专业运营公司进行合作，将项目推向市场。村里为此准备建15至18套民宿，把闲置破旧的村舍以15年租期租下来，租金共计5万元。村民们看到了发展乡村旅游的希望。

乡村民宿建好了，还要打出品牌，起个什么名字呢？段春亭想了好多名字，最终想起麻麻花的山坡。麻麻花是太行山上的一种野韭菜，它会在秋天开出紫色的小花。这个名字在浪漫中透出淡淡的乡愁。

很巧的是，这一天我遇到了段春亭，他每天都会抽空到各个院子转悠。他说，2016年9月21日，南峪村麻麻花的山坡民宿一号院和二号院正式开始运营。运营两个月，收入8万元。2017年5月1日，6套新民宿开始试运营，一个月的入住率达到70%。6月1日开始正式运营。“现在预订的人可多了，抱怨我们房间太少了。但村里不打算再建民宿，15至18套民宿大约有100多张床就可以了。”

天黑了，天布满星星，南峪村沉睡在柔美的月色里，浓浓的夜色给连绵起伏的太行山勾画出朦胧的身影，麻麻花的山坡民宿里的客人进入了梦乡。乡村之夜宁静祥和，只有庭前屋后的小生命在欢腾着。

## 玩民宿，何日不再拼运气？

□ 郑杨

这两年，民宿旅游逐渐占据了我的微信朋友圈，并成了饭局上的主打话题。欢乐的海滩烧烤，两百元一宿的泰国乡村别墅……听多了，难免心生羡慕。一个周末，我上网选定了海边一个小有名气的民宿村，花600大洋在一家名为“陌上花开”的客栈订了房，一家三口便兴冲冲踏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之旅。

推开民宿房门，5岁女儿看着狭窄的屋子和乡土风的花床单，撅起了嘴。我在心里窃笑：“孩子，你以为旅行就是住星级酒店？该教教你什么是温度的住宿、有灵魂的生活了！”

没想到，接下来“受教育”的是我。想先洗去一路风尘，没想到淋浴喷头坏了，不出热水，女儿冻得哇哇叫。我冲到楼下要求换房，民宿的主人，一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答得斩钉截铁：“不能换。打扫阿姨已经走了，你都住过了，没法再给别人住。”我据理力争：“那洗澡怎么办？孩子都冻坏了……”小伙子不耐烦了：“没说不维修啊！你说那么多干嘛？人跟人之间要相互理解！”我无言以对，只能“理解”。午后，带女儿去享受阳光海泳。正游得欢畅，海风中传来几句闲聊：

“这里没有救生员，前阵子还有人溺水。”我心里咯噔一声，回头在热闹的海滩上寻找，果然不见救生员踪影，吓得忙拉过女儿的救生圈，牢牢抓住她再不敢撒手……

民宿，的确拓宽了我们的出游半径、丰富了旅行体验的层次，但能否获得预期的美好体验？目前看来，拼的还是运气。从前阵子“火”起来的“坑人雪乡”，到这几天中国驻日使馆对旅日游客发出的警惕“黑民宿”的提醒，可知民宿如何规范、发展是中外都遇到的难题。

解决这一难题，恐怕首先还得靠地方政府多花心思。发展民宿，兴旺乡村旅游，上有中央支持，下得乡民欢心，自然是好事。但很多地方的实践

证明，发展“民宿”真的不能只靠“民”。

准入标准如何？监管是否得力？游客安全能否保障？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如何健全？都需要政府因地制宜拿出细化、可操作的政策措施。拿我去的民宿来说，既然地方政府鼓励以“海”为招牌发展民宿，既然已在基础设施上投入了那么多，为何就不能由政府想办法解决救生员问题，让游客安心亲近大海？年年发生的溺水事件，最终影响的是地方旅游品牌的声誉。

另一方面，民宿行业和业主们也应加紧提升自身的经营品质和素养。并不是靠着碧海蓝天就有钱赚，游客要的是“不一样的体验”，民宿就应提供“不一样的服务”。如今的现实是，民宿的经营者素质参差不齐，不管是村民还是大城市来的年轻创业者，少有人接受过专业培训，服务意识和水平“基本靠性格”。针对该问题，有学者建议临近区域的民宿从业者组织“民宿联盟”，抱团发展，加强同行间的业务交流和培训，提升服务意识、眼界和经营理念，乃至聘请并共享专业的经营管理团队，这都不失为值得尝试的办法。

此外还需要的，是我们的耐心。

从民宿村回来，我本想上订房网吐槽一下，给个差评，但想到民宿主人那张稚嫩的脸，像极了亲戚家刚步入社会、年轻气盛的小孩，又忍住了。民宿这个新兴的业态，不也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需要宽容，需要时间。等到它成熟、不再让我“拼运气”的一天，我会重新接受他。希望那天不会太远。

## 古镇的气质 沙溪的家

□ 张宇驰

民宿老板们大多是因  
为爱上了这里的山明水  
秀、空气清新、民风淳朴，  
才想来到这里生活

在国内旅游，“古镇”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也许你看了许多古镇，踏过不一样的石板路，拍下不一样的建筑、牌坊，体验过各种口味的小吃，却总有些元素是雷同的：弥漫于街道的民谣音乐、夜间喧哗吵嚷的酒吧街、家家都悬挂着“发呆”“WIFI”“艳遇”牌子的咖啡馆，以及有着不同名字却都来自浙江义乌的纪念品。

商业化、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一切，难道旅游就只能是换一个地方，吹着空调，连着WIFI玩手机，一场买醉之后继续跟着旅游车奔波吗？

直到我发现了这个交通不便，真正与世隔绝的小镇，沙溪。

初到沙溪的时候，是在一个昏黄的晚上。半个小时的崎岖山路令人疲惫不堪，停好车，进入古镇的时候，最先响应的感官，就是我的耳朵。这里太安静了，没有小贩的叫卖，没有汽车的轰鸣，没有夜店的嘈杂，来往的寥寥行人，几间小店的灯火，沉默却友善地欢迎着来客。

地处大理剑川县的沙溪，千年前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集市，是盐都，是佛国，显赫繁华。

岁月的马车悠悠驶过，21世纪初，沙溪只剩下一座戏台、一方庙宇、两棵古槐树，两道残损的寨门以及百余间摇摇欲坠的老屋。瑞士联邦理工

大学的学者们发现了这些古建筑的价值，用“以旧复旧”的理念修复了这里，因此沙溪没有新兴古镇的那种油漆味，走在沙溪的古道上，常常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

想要更进一步领略沙溪的不同，落脚的地方就一定要选择住在民宿里。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背后是大资本、集团化运作的“连锁民宿”“奢侈民宿”，但沙溪不是。因为小众和交通不便，沙溪盈利空间有限，民宿老板们大多是因为爱上了这里的山明水秀、空气清新、民风淳朴，才想来到这里生活，因而沙溪的旅店，更贴近“民宿”的本质。

所以在你刚踏进沙溪的时候，不会有客栈的老板或员工们在客运站拉客、叫卖，各具特色的旅店们就这么静静地藏在古巷当中，等着你一一探访。

视觉上，为保证沙溪古镇的风貌，镇里出台了规定，约束客栈老板们，在保持各自特色的情况下，必须尽可能维护古镇统一的视觉风格。因此在沙溪，你不会看到各种“出戏”的欧式、地中海式客栈，老板们各自在古色古香的百年老宅里，将客栈经营出了自己的性格：

东寨门旁的杨家小院，来自广东的老板喜欢清净，所以店内少有喧哗嘈杂，客人们常躲在深深的庭院里品茶，闲谈，更有地道的广式甜品可以享用；

北古宗巷内的堂口青年旅舍，老板热爱电子乐，堪称饭店大厨的手艺，做得一手好菜，常在店内举办小型party，尤其受到欧美年轻客人和各路时尚人士的青睐；

远离古镇核心区，段家登村内的戏台会馆，是登上过一条视频的网红

民宿，来自美国的老板曾经在沙溪拜佛求子并得之，为了还愿回到沙溪，会馆内自有一栋古老的戏台；

靠近北古宗巷尽头的巷陌青年旅舍，有着宽阔的庭院和冬日里暖融融的壁炉，店长是一名摇滚乐和精酿啤酒爱好者，喜欢请客人品尝结合沙溪特产自酿的啤酒，不同季节有着不同的口味，能喝到哪一款，全凭缘分。

走进这些民宿，就像走进了老板们不同的人生。在忙碌生活的空闲当中来到沙溪的客人们，仿佛从这里看到了过日子的另一种可能性：选择慵懒清贫的生活，告别整个爆炸翻滚的现代世界，空气很好，烦恼很少。

住在民宿的日子让异乡人更容易接近沙溪，感受沙溪的气质，也换一种方式体会着旅行带来的快乐：

过去，我们说“旅游”，第一次跨出家门，戴着小红帽，跟着旅行团的大巴辗转各地，吃饭、购物、上车打盹、下车拍照，那是过时的方式；

现在，我们说“旅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背着双肩包遍访名山大川，走过四海内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脚步丈量世界，却不是每个人都只有这样充足的时间。

未来，我们或许会选择“度假”，找一个宁静的地方，放下手机，忘掉工作，只是和家人或朋友，或自己一个人，安安心心得一段时间，卸下心灵的包袱，充好能量，再次出发。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躺在巷陌青年旅舍的藤椅上睡着了，梦里回到了小时候农村外婆家的院子里，听着蝉鸣吃西瓜。醒来后看着四周和煦的阳光，伸了个懒腰，内心平安喜乐。

或许这就是度假的意义。

这些孤儿虽然

过得清贫，但都很

珍惜现在的生活，

感到很幸福

## 柴郡家园的孩子们

□ 洪建国

在非洲塞拉利昂共和国，有一所名叫“弗里敦——柴郡家园”的公立孤儿院，成立于1962年，距今已有50多年历史。它是塞拉利昂社会福利、性别和儿童事务部以及弗里敦市议会注册的非营利组织，为收留的孤儿或残疾人提供优质教育和职业技能，来帮助他们实现独立生活。

因为我国援非医疗队在这个国家服务过，所以，我们有机会走进这个家园。“弗里敦——柴郡家园”的院内非洲植被郁郁葱葱，参天大树有几人合抱粗，院区面积不算小，教室和宿舍多是平房，几经翻修还算崭新，房顶多是红色或蓝色钢板，别有一番非洲气息，步入教室，桌椅板凳略显破旧，教学设备非常老旧，过时的电脑、缝纫机，落后的织布机，已经是很重的东西了。

目前，这里生活着100多名孤儿，其中有20多名残疾孤儿。他们中最大的有25岁，最小的有5岁，他们中有失去双亲的，有被家人抛弃的，有患小儿麻痹的，有耳聋的，有智障的，还有失去四肢的。他们小小年纪，命运多舛，但他们自强自立的精神品质让人钦佩。

在这里，我们结识了23岁的小伙子塔布。他已经在这个孤儿院生活了18年。从小失去了亲人的塔布，由于脑瘫不能直立行走和干重活，但是，悲惨命运并没有击垮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通过个人努力学习了电脑知识，利用打字排版为孤儿院赚取些收入。

听说“弗里敦——柴郡家园”正在落实以“把过去的光荣日子带回弗里敦柴郡”为主题的“五年战略计划”，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为收留的孤儿或残疾人提供优质教育和职业技能帮助他们实现独立生活，始终抱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实现这一计划，弗里敦——柴郡家园积极聘请具有国际教育背景、有经验、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才，确保继续培养出成功的残疾人。院长阿布杜莱·杜姆布亚博士，就是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残疾人院长。他是一位小儿麻痹患者，从小靠双手爬行，后来被孤儿院收留，并且通过个人努力考上了大学，还去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回到了培养他成长成才的孤儿院，帮助像他这样的残疾孤儿努力实现梦想。

在孩子们心中，阿布杜莱·杜姆布亚博士深深地影响着他们，激励着他们。尤其是那20多位残疾孤儿，他们身残志坚，发奋图强，大都在孤儿院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本领手艺，还会使用缝纫机、织布机等工具，生产出一些毛巾、枕巾、床单和服饰，制作出梳子、弓箭、木刻画等手工艺品，还有一些凉鞋、纺织品、手工艺品拿到集市上去卖，以赚点微薄的收入，用于他们生活、学习和孤儿院维持开销。

这些孩子们虽然过得清贫，但都很珍惜现在的生活，感到很幸福。他们常说中国人是他们最亲的朋友。因为在塞拉利昂工作的中国人，经常过来看望他们，给他们义诊检查身体、赠送食品和书籍。当小女孩巴斯马萨过生日时，来援助塞拉利昂的中国专家们还为她订制了生日蛋糕，陪她一起过生日，坐在轮椅上的巴斯马萨感动万分，流下了幸福的泪花。



孩子们的笑容。

洪建国摄

